

鲁迅文学院网络文学美女作家系列

最具人气的网络大神作品，别样生动的情感婚恋力作

年华 轻度忧伤

爱情、友情的奄奄一息，沉默、报复，还是宽恕？

四丫头〇著

我愿作你的缪斯，守护你一生的芬芳。
我们应该生活得惊世骇俗还是安之若素？

年华 轻度忧伤

爱情、友情的奄奄一息，沉默、报复，还是宽恕？

四丫头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华轻度忧伤 / 四丫头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104-4023-6

I. ①年… II. ①四…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5396号

年华轻度忧伤

作 者：四丫头

责任编辑：张铁成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om.cn>

<http://www.nwp.cn>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张：16.5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04-4023-6

定 价：3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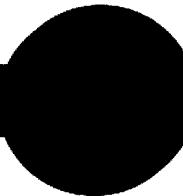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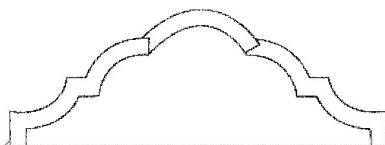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锁不住的潘多拉 001
	第二章	
		尴尬青春恍若梦 033
	第三章	
		谁的忧伤曾明媚 083
	第四章	
		爱是一抹淡蓝色 105
	第五章	
		有一阵风叫作缘 137
	第六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165
	第七章	
		风会记得花的香 193
	第八章	
		有生之年遇见你 239
	终 章	
		闪亮的日子 255





相爱时，你是相见欢中的我最极致的爱；离开你时，你是我腮边含泪吟中的一滴泪。你我许下的诺言，不过是如梦令中的一场梦。



——自林嘉楠日记

“嘉楠，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老师刚说完，方佳兰和林嘉楠同时站起来，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同学一喊他们的名字，他们时常分不清到底是在喊谁，两个人经常同时答应。这样的笑话不知闹过多少次，同学们也借此不时地开他们俩的玩笑。

有一次，林嘉楠找到方佳兰，一本正经地说：“你改个名字吧。”

“凭什么？”方佳兰偏着头不服气地问。

“那么多名字你干嘛要跟我叫一样的？”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你的名字申请专利了吗？谁规定了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叫嘉楠的？而且，我的名字叫佳兰，不是嘉楠！”方佳兰据理力争。

林嘉楠无可奈何了，这个女生，来到世上注定是要和他作对的。好在不久后，

他就转学了，只是这个女生一直深埋在他心底，无论如何也挥不去。

六年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

“佳兰。”一个男声轻唤道。林嘉楠猛然回头。是在喊自己吗？还是喊方佳兰？

“请问，你认识方佳兰吗？”他一个激灵，急切地问背后的男生。

“你是谁？”

“噢，我是她的同学林嘉楠。你呢？”林嘉楠友好地伸出右手。

“方佳兰的同学，陆小西。”陆小西也伸出手来，迟疑地同他握手。

“方佳兰人呢？”

“刚刚从这儿经过呢。”

林嘉楠四顾张望，还想同他说什么，突然手机响了，是楚语盈打来的：“嘉楠，你到我们学校了吗？”

“刚到。”他边回答边寻找陆小西，却不见了他的踪影。

“你等着我啊，我马上过来。”楚语盈在电话另一端说。

他沮丧地挂断电话，独坐在这所大学校园里，漫无边际地想着心事。那一霎，林嘉楠神情开始恍惚，仿佛自己又重回到六年前。

“妈妈，请把它放下！”15岁的林嘉楠向母亲大喝一声。

母亲把一只恐龙变形金刚放回他的抽屉，冷冷地说：“它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吗？”

林嘉楠握紧失而复得的变形金刚，垂头丧气地说：“妈妈，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是最重要的人，任何人都比不上。”

母亲绽露出一丝笑容，仍旧不放心地问：“恐怕还有一个人比我更重要吧？”

他不解地问：“谁？”

母亲似笑非笑地说：“你日记本里夹着一个女孩的照片，她是谁？”

林嘉楠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动我的抽屉了好吗？我已经不是五六岁的孩子了，我也有我的隐私！”

“你所谓的隐私就是一直忘不了那个负心的男人，你在心里还一直承认他是你爸爸，你始终保留着这个变形金刚就是因为你还在想念他是不是？”母亲的身体颤抖着，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妈妈。”林嘉楠从背后紧紧地抱住母亲，“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最爱的人永远是妈妈你，永远是你……”

母亲方才破涕而笑，心满意足地去厨房为他煲汤。

他将抽屉锁好，又不放心地将抽屉向外拉了几下，生怕未锁紧。他确认已锁好后，坐在桌前长久地发呆，许久，发出一声长叹。

夜渐深，林嘉楠躺在床上，反复把玩着手中的变形金刚。那是一只小恐龙，已经很旧了，油漆剥落得几乎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而且还掉了一只胳膊。他用泥巴为它重新接上了一只，虽然看上去有些怪异，但他时常为自己的杰作洋洋自得。这只小恐龙变形金刚伴随他度过了那段迷茫、懵懂的岁月。

回忆是个令人纠结的结。他永远也忘不了，十几年前，父母突然告诉他，他们一家人会分开，让他从父母中选择一个。这是他此生做过的最难的一道选择题。

他瘦小的身体颤抖着，不知所措。是母亲扑上来将他紧抱在怀中，歇斯底里地喊道：“嘉楠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我什么都不要，林传文你给我滚，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他亲眼看到父母在一张纸上签了字。后来他才明白，父母签的这张纸叫离婚协议书。几天后，几位穿制服的人来到他们家。

“他们要干什么？会把我和妈妈抓走吗？”他紧贴着母亲，惊恐地看着这些陌生人。母亲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抚摸着他的头说：“那个人把房子留给了我们，但房子里的东西，他要拿走一些。”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天，他的父亲，把自己的衣物一件件搬上了一辆货车。父亲看到了他印有变形金刚的蓝色小书包，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他紧张地盯着父亲，很快向母亲寻求答案。母亲一把抢过父亲手中的小书包，厉声喝道：“嘉楠的东西，你一件也别想带走！”

父亲有些怒了，伸手过来抢，二人争抢中，一只小恐龙变形金刚从书包中掉出来，摔在地上。母亲对他管教很严，因此，藏在书包中的变形金刚是他的小秘密；更因为，玩具是父亲买给他的。他迅速捡起变形金刚，不料，却被母亲一把夺过，狠狠地扔到地上，小恐龙的一只手臂掉了下来。母亲仍不解气，用力朝小恐龙踩去，那只手臂彻底破裂了。

他伤心极了，想流泪，却强忍着，因为母亲曾多次告诫他：男儿宁可流血也不能流泪。父亲走了，没能带走儿子的任何一件物品。他永远也料想不到，此次一别，竟成了永别。

林嘉楠不止一次地寻找父亲的照片，却一张也未找到。他想起，父亲离开后的当晚，母亲将所有同父亲有关的东西，都扔到盆里，付之一炬，还差点引起一场火灾。

那天，母亲流着泪，在那个父亲亲手为他做的儿时的木澡盆里，一张张地焚烧父亲的东西。日记本、照片、信件、文稿……他亲眼见到父亲的照片瞬间化为灰烬。后来，熊熊的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母亲一把抱起他向门外冲去。他们虽然安全地冲了出去，但为了保护他，母亲的手臂烧伤了，而他却安然无恙。

那个夜晚，他吓得独自蹲在墙角瑟瑟发抖，并止不住地流泪。也就是他的眼泪，好像一下流尽了。从此，他几乎再没流过眼泪。关于照片的记忆，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灰色。他潜意识里抗拒着一切照片，他平时也很少拍照，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上，他也永远是一副漠然的表情。

然而，在这样一个月色苍白的夜晚，他却为一张特殊的照片夜不成寐。忍不住

起身，从上锁的抽屉中取出那张照片，轻轻地抚摩，凝神地注视，目光久久不愿离开。这张七寸的照片成为他今夜的被子，他将他的“被子”紧捂在胸口，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飞走。

凌晨时分，房门突然响了，一个女人悄悄朝林嘉楠走了过来，林嘉楠的心猛地一颤。

林母推门进来，打开台灯，看到儿子手中紧握的照片，想拿过来仔细看，没想到他抓得很紧，如果太用力，难免会将他惊醒。林母脸上闪过一道失望，轻轻地替儿子盖上被子，又熄掉台灯，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这样一个夜，她却再也睡不着了。儿子长大了，会爱上一个比她年轻漂亮的女人，然后她将会被当作墙角的一把破扫帚一样，冷落在一旁，可有可无，无人问津。她辛辛苦苦地将儿子拉扯到21岁，难道就是为了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他拱手送给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吗？嘉楠啊，你为什么要长大？我宁愿你永远是当年那个五六岁的懂事又听话的孩子……

林嘉楠同样也清醒着。对于母亲刚才的一举一动他一清二楚，他害怕母亲会将那张照片夺走，然后撕得粉碎，或者，像当年焚烧父亲的照片一样，将这张照片丢进火盆里。尽管这些年来，他从未违抗过母亲的意愿，但他难保自己不会奋起同母亲力争。母亲离开后，他将照片捏得更紧了，又唯恐将照片弄皱了，极力去抻平它。黑暗中，他反复同一张照片纠缠不休。

后来，他实在困极了，便吻着照片渐渐入睡。睡梦中，林嘉楠喃喃自语道：“方佳兰，你这讨厌的家伙到底在哪里？”



“滚出去！”父亲大吼一声。

“滚就滚。”方佳兰背上硕大的背包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滚回来。”

“干嘛？”方佳兰不解地问。

父亲将一叠钱递给她：“这是一千块钱的生活费。好好吃饭，不许吃零食；好好上课，不许去打工。”

她并没全接着，只从父亲手中抽出三张，然后潇洒地冲背后的父亲挥了挥手。一不留神，差点被门槛绊倒。她已经有几个月没回家了，不知何时，父亲将门槛加高了。也许，父亲就是她此生永远也迈不过去的门槛。

六岁那年，她美丽、温柔、善良的母亲离开了她，所有的快乐也随之离她而去。

记得那天清晨，母亲为她穿上了新裙子，红皮鞋，还戴了一顶小花帽，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小公主。母亲吻着她说：“兰儿，妈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可能很久都不能回来……”

“你不能去。”父亲冷冷地说。方才慈爱的笑容凝结在母亲脸上。母亲将她抱进房中，并锁上房门。她将耳朵紧贴在门上，听到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激烈地争吵了许久。后来，她听到拖动皮箱的声音。

“你去了就永远也不要再回来！”父亲吼道。

随后，她听到咣当一声门响。她用力拍门、捶门、砸门、踢门、踹门，哭得撕心裂肺，父亲才将门打开。

“妈妈呢？”

父亲长叹道：“她走了，她不要我们了！”

“是你赶走她的！”方佳兰逼视着父亲。父亲并不解释，只是痛苦地用拳头重重地砸在门上。

母亲离开后的每一天，她都会追问父亲“妈妈去哪里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终于有一天，父亲不厌其烦，对她吼道：“她不会回来了，她死了！”

她手中抱着的芭比娃娃应声坠地。母亲曾许诺，在她六岁生日那天，会送给她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可母亲骗了她，抛下她一个人去了遥远的地方。

“是你，是你赶走她的！是你害死她的！”她愤怒地挥舞着小拳头朝父亲砸去，又对他拳打脚踢。父亲颓然地像一根木桩，任她发泄。不知过了多久，她累极了，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时，却发现她睡到了自己的小床上。

每次经过商店橱窗，看到芭比娃娃时，她都会伫立良久。橱窗里那只芭比娃娃要五百多元，而她身上仅有可怜巴巴的三百元。

这三百块钱，是她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她所在的兼职公司下个月才能发薪水。她本不想接受父亲的一分钱，但为了生活，她不得不拿了父亲的钱。她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借”，总有一天，她会将欠父亲所有的钱一笔笔算清，再连本带利地还给他。这样，他们就两清了。

然而，他们两清得了吗？

她为了还欠下的父亲的债，每天清晨5点，当室友还在熟睡时，她便要起床，匆忙赶往一家早餐店打三小时的工。8点半又要赶到学校来上课。为了打工，学校的课她已经耽误了很多了。她的名字上了学校的逃课黑名单，若再旷课，她有可能要留级。

正当她愁眉不展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帅气的男生腼腆地向她走来。“西瓜皮，

你怎么来了？”她明知故问道。

“噢，那个，我在学校的通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了，特地过来找你。你，没事吧？”“西瓜皮”结结巴巴地说。

她心中一阵暗喜，歪着头问他：“有事又能怎么样？”

“也许，我，我可以帮你。”

真是雪中送炭啊！她大喜，却不动声色地问：“你怎么帮我？”

“管考勤的人是我叔叔，是学校政教处的，我可以让他对你网开一面的。”“西瓜皮”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

“说真的噢，不许赖皮啊。”说完，她飞快地靠近他，踮起脚尖在他脸上印下一个吻。

“西瓜皮”被她的举动弄懵了，呆立在原地，面色绯红。许久，他才用手抚摸刚才被方佳兰亲过的地方，羞涩地笑了。他蓦然想起，本来要告诉她，她的一个叫“林嘉楠”的同学来找过她，却被她突如其来的飞吻打断了。他站在风中一阵凌乱。

当天，方佳兰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名字竟从翘课名单上神秘地消失了。她得意地笑着，这下，她可以不用复读，也不用重修了，几百大洋的重修费也省了。西瓜皮呀西瓜皮，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如果此时“西瓜皮”在她跟前，她难保自己不会抱着他像啃西瓜一样对他连啃几口。

此刻，“西瓜皮”陆小西正在寝室边啃西瓜边想方佳兰笑靥如花的模样，并回忆她甜蜜的吻。他已经两天没洗脸了，生怕会将那个吻洗掉。

“西瓜皮，明晚有一场化妆舞会，带你的女朋友一起来参加吧。”室友对正在发怔的他说。

“我哪儿有女朋友啊？”

“那天跟你在一起的漂亮美眉不是吗？跟你很亲热噢。”室友说。

陆小西开始一筹莫展。化妆舞会？女朋友？她会来吗？方佳兰会来吗？不管

了，与其临渊羡鱼不如主动出击。

陆小西直接来到女生宿舍，给看管宿舍的大妈买了一包瓜子，大妈满意地嗑着瓜子，陆小西便走上女生宿舍楼。“啊！”一个穿着三点式的女生一看到他，便尖叫着从他身边跑过去，他面红耳赤地躲到角落里，犹豫良久，终于来到了方佳兰的宿舍。

仅有六个人的女生宿舍真是风景奇特，百花齐放啊，有人在书桌边吃零食，有人正对着镜子挤青春痘，有人对着电话情话绵绵，有人干脆在床上睡懒觉。只有方佳兰半躺在床上看书。几个室友都发现了他，唯独方佳兰没发觉他的到来。他走到方佳兰跟前，夺过她的书一看：英文原版的《简爱》。

方佳兰正读到兴头上，见书被抢走，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陆小西，你干嘛？”

“方，方佳兰，你能不能和我参加明天晚上的化妆舞会？”陆小西一时紧张，便结结巴巴地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答应你呢？”方佳兰俏皮地歪着脑袋问他。

陆小西鼓起勇气说：“我希望你能来参加。”

“对不起，我明天没空。”方佳兰恢复了她一贯的冰冷。

他失望地转身欲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说：“我会一直等，等到你来。”

她回到床上继续读《简爱》。读到其中一页时，她的心忽然猛地一颤，那上面写着：你冷，是因为你孤独，没有什么人际的接触能撞击出你心中的火。你有病，是因为人被赋予的最好的、最高贵的和最甜美的情感离你很遥远。你傻，是因为不管怎么痛苦，你都不去召唤那种情感来接近你，你也不上前一步到它等待你的地方去迎接它。

她捧着书傻笑着，她觉得自己身上好冷，莫非是病了？不，不，不是身体，而是心理上的疾病，从母亲离开她的那一天起，她就病了，一直到现在。

真的要去吗？她永远不愿自己埋没在人群中，她要做永远的主角。而实际上，她的心底隐埋着一大片沙漠，满眼的荒芜，她需要一个人来拯救她走出这片无垠的荒漠。

化妆舞会上，红男绿女们打扮得个性十足。陆小西装扮成阿拉伯王子，不时在舞场门口守望。离舞会开场仅剩五分钟了，方佳兰还没来。他失望地正准备脱下王子的衣服，却冷不丁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

“楚语盈，怎么会是你？”陆小西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装扮成公主的娇小可爱

的女孩。

楚语盈笑盈盈地，并不回答他，而是看着身旁一位穿着伯爵服身材高大的男生。陆小西仔细打量着这位装扮成伯爵的男生，很快皱起眉头。眼前的男生只给他留下一种印象：冷。他莫名地感觉很不舒服。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的才子林嘉楠。”

“你好，我们见过的。”林嘉楠礼貌地向陆小西伸出手，陆小西本能地抗拒，却还是蜻蜓点水式地同他握了下手。

冷冰冰的林嘉楠和高傲的楚语盈走进舞会，留下陆小西落寞地空等。他百无聊赖地掏出钱包，在舞会门口买了听啤酒，郁闷地喝着。他没注意到，刚才付钱时，一张照片从他钱包中掉落出来。

舞会现场，炫目的霓虹灯。

“嘉楠，前两天你来我们学校找我，为什么后来找不着你了？”楚语盈抱怨道。

“我有事，提前回去了。”事实是，他突然听到陆小西喊方佳兰的名字，便四处寻找方佳兰去了。可惜，走遍整个校园，都没能见到她。这次化妆舞会他本不想来，但存着能遇到她的希望，他还是来了。

“林嘉楠，我们一起跳舞好吗？”楚语盈道。

“你自己跳吧，这里太闷了，我出去透透气。”说完，林嘉楠走向门外。刚到门口，一张照片映入他的眼帘。他弯腰拾起，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了。是她吗？太像她了！六年没见到她了，她还好吗？她到底在哪里？

很快，他被紧跟着他的楚语盈强行拖进舞池，他极不情愿地摇摆着，脑海中却始终想着照片上的女孩。

“哎呦！”被高跟鞋踩到脚的他惨叫一声，呲牙咧嘴地怒视着肇事者。只见眼前一个高挑的女孩，她打扮成小魔仙，看不清脸，只看得到一双调皮的大眼睛，那双眼睛正冲他眨着，似乎并不打算道歉。